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四十五

大學衍義補

六曹類　禮

總論祭祀之理

易萃王假有廟

渙大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虞書肆遂也類于上帝禋精意以享之于六宗望望而祭之于山川名山大川徧周也于羣神丘陵墳衍古昔聖賢之類

臣按帝舜攝位之初既已受終于文祖而又類于上帝以及於上下神祇獨於后土之祭闕焉

方以求本原本如原本可以疑譌

何也、意者類之爲言、方以類聚之類也、所謂依郊祀而爲之祭、乃是漢儒以解周禮者、未必虞時以類名祭之意也、竊恐天地常祀或分祭而於非常之禮則類合天地而祭之、所祭者以上帝爲主、而類聚羣祀以爲一體、如蘇胡二氏所云者、夫論禮者當原其本初、而漢儒議禮、牽多以成周爲主而強牽在前者以合於後、虞書此數言、萬世經典言祭祀之始、先於成周千餘年、要當以之爲正、其禮雖爲攝位而祭告、實則當時常行之禮、亦萬世當行之禮也、

益曰至誠感神

商書伊尹申告于王曰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

傅說進于王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祀神則難

祖己曰嗚呼王司（主也）敬民罔非天胤（嗣也）典祀無豐于昵（近也）

臣按蔡氏謂商俗尚鬼高宗或未能脫於流俗事神之禮必有過焉祖己戒其祀無豐昵而黷於祭祀傅說亦嘗以進戒蓋因其失而正之也有商盛時大臣事君以道其君於祀神之道少

有過豐卽相與諫言過於厚者猶如此況其過
於刻薄放肆者哉

周書周公曰王肇稱殷盛也禮祀於新邑咸秩序也無文祀典不載

多士王若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

呂刑王曰乃命重卽羲也黎卽和也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逮在下明明顯明之理棐常輔常之性鰥寡無蓋無有蔽蓋

蔡沈曰按國語少皞氏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揉
家爲巫史民瀆齊盟禍災薦臻顓頊受之乃命南
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無相侵

瀆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

臣按漢末之五斗米賊宋之喫菜事魔元之彌勒佛出世皆是假神以作亂也明主制爲祭祀之禮絕在地之民使人不得以妖術以格夫在天之神絕在天之神使人不得假其名字以降于在地之民是則所謂絕地天通罔有降格者也臣請於凡天下神祀非夫經典所載及

祖宗以來著在祀典者一切革去

周禮大宰以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馭其神

某時曰官吏民士可馭也神者幽而無迹又安得而馭之都宗人家宗人掌祭祀之禮凡祭祀必致福于國國有大故令禱祠必反命于國蓋其神歸王所馭也先王設廢置刑賞之法雖至幽而鬼神亦在吾操縱闔闢之內是其爲則未嘗畧也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與祇同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

吳澂曰右社稷右陰也地道尊右左宗廟左陽也人道尚左此云左右在庫門之內雉門之外兆爲壇之營域也五帝五方之帝也五帝而兆止於四者土與火相生以相繼爲同兆於南郊也四望謂五嶽四鎮四瀆爲望山川而祭也四類者兆日於東郊兆月與風伯於西郊兆司中司命於南郊兆雨師於北郊爲以氣類爲之位也山川丘陵墳衍於四望名山大川之外又有當祭者各因其方而祭之也

臣按宗廟社稷內祭也故其神位在廟內五帝

四望以下外祭也故其神位在郊外若夫山川丘陵墳衍、則又各順其所在而爲之位焉、

肆師（陳列祭祀之官）之職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以歲時、序其祭祀

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永長也貞正也）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

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襘、四曰禜、五曰攻、六曰說、

臣按大祝所掌之祝辭六者所以祈福祥也而所祈之事又有六焉類則聚於一若類于上帝也造則詣其所若造于祖也禬若禬國之凶荒民之札喪之屬禜若春秋祭禜之屬攻若翦氏以攻禜攻之之屬說謂辭以責之若庶氏以攻說禬之之屬凡此所以祈福祥也

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示號四曰牲號五曰齍號六曰幣號

禮記曲禮曰踐（履也）作（主階也）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

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

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

臣按：魯立武宮、立煬宮，舉其廢也；躋僖公，廢其舉也。魯之郊禘與祀文王、祀爰居，祭所不當祭也。若楚昭王之不祀河、寗武子之不祀相，皆變易舊俗而趨之正，則於禮為得矣。

王制：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

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

喪三年不祭唯天地社稷爲越（猶躐也）紼（輴車索也）而行事

陸佃曰不祭謂宗廟爾卽天地社稷雖未葬猶祭之是之謂越紼

臣按宋英宗初卽位有人以此問程頤頤謂古人君喪百事皆如禮雖廢祭祀可也今人百事皆如常特於祭祀廢之則不若無廢爲愈也張載正之曰父在子爲母喪則不敢見其父不敢以非禮見也今天子爲父之喪以此見上帝是

以非禮見也。故不如無祭。臣竊以爲後世人君往往於柩前卽位。而喪服用以月易日之制。事事皆從吉矣。而獨於祭祀之禮必拘古制可乎。設遵大喪畢終三年之制。則郊社宗廟之禮。特遣禮官攝行。如周禮大宗伯所謂有故則攝行祭事之文。不然則用程頤之說可也。

禮運。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天下知尊君之禮故君位定 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表列地利 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儐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

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謂風雨節寒暑時)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謂地不愛寶物無遺利)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謂天下皆知服行孝慈之道)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謂貴賤之度各有制度)

禮器君子曰、祭祀不祈、(不為所私禱)不麾(快也)蚤、(不以先時為快)不樂葆(猶褒也)大、(不以褒大為可樂)不善嘉事、牲不及肥大、薦不美多品、

陳澔曰、祭有常禮、不為祈私禱、祭有常時、不以先時為快、器幣小大長短有定制、不以褒大為可樂也、蕢告有常儀、不為善之而更設他祭、牲不及肥大、及猶至也、如郊牛之角繭栗、宗廟角握、社稷

角尺各有所宜用不必須並及肥大也薦祭之品味有定數不以多品爲薦也

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

陳澔曰近者爲褻遠者爲敬凡行禮之事與人情所欲者相近則非禮之極至者

臣按先王制禮有一定之制有一定之時有一定之數有一定之物以神待神而不敢干以己以神事神而不敢褻以人

郊特牲祭有祈焉有報焉有由辟焉（辟讀爲弭）

陳澔曰如周禮所謂弭災兵遠罪疾之類由弭者

用此以消弭之也

方愁曰欲彼之有予也故有祈以求之若詩噫嘻祈穀于上帝載芟祈社稷之類是也因彼之有施也故有報以反之若詩豐年之秋冬報良耜之秋報社稷是也

祭法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

亡其地則不祭
張載曰日月星辰風雨寒暑無特祭皆從祀於郊
所謂日於壇月於坎日於東月於西皆不出祀之
兆言王宮夜明幽宗之類皆指其祭位耳寒暑無
定位暑近日壇寒近月坎而已故曰相近於坎壇
泰折即方丘如折旋之義喻方也
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
材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祭義唯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饗者鄉也鄉去聲
鄉之然後能饗焉

祭統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

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

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齊則於物無防也耆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

邪物訖其耆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

春秋左傳季梁對隨侯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務其三時春夏秋時修其五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親其九族以致其禮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

史嚚曰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惟德光典

衛遷于帝丘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言杞鄫乃夏之後自當祀相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

初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四水在楚界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

史趙曰盛德必百世祀

穀梁傳曰宮室謂齊宮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修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

臣考洪武禮制

開國以來各布政司府州縣社稷山川等壇原定行禮獻官以守禦武臣為初獻文臣為亞獻終獻洪武十四年

聖祖命令後祭祀以文職長官通行三獻禮武官

不與祭禮部臣言官有職掌禮貴誠一古之刑
官尚不使與祭而況兵又爲刑之大者乎不令
武官與祭所以嚴事神之道而達幽明之交也
著在禮制頒行天下今百餘年矣臣請
朝廷遇有遣官攝祭亦準此制而以禮官行事

郊祀天地之禮

虞書肆類于上帝

胡宏曰夫聖人名必當物祀上帝而謂之類者本
乎天者咸在其中也

臣按天與地並祭猶父與母同牢也豈得爲瀆

乎況六年之間夏在冬前並祭天地則以爲瀆亂况雜地先天祭豈非越次先食乎虞夏祀帝之禮與其時俱不經見惟周禮祭天則用冬至日至蓋成周以建子之月爲正歲也歲正之首未遑他事首舉上天之祭至於建午之月乃祀地耳是蓋一代之制後世因之可也别以義起亦可也夫類于上帝經有明言舍周而從虞又何不可哉烏可以合祭之禮起于王莽而以爲不經夫事茍合義固不當以人廢矧在周之前明有虞書之文所謂類者安知其非當時所稱

樂以分祀之禮此甚不足信又曰既言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六音是六樂之作五聲八音並用之矣而其下則禮天神地示人鬼於五聲皆止用其四於八音止用其三使其果如此則聲音不備樂何自而作況攷之於詩有瞽作樂而合乎祖其間用鞉磬柷敔簫管等樂於祭宗廟之際固亦兼用竹革木石之音矣孰謂去此而不用乎既曰凡六樂者一變至六變合六樂而言之至於七變八變九變則餘三變又不與焉況樂所以象德而六樂之致鬼神示不知何分而象德耶

臣按分祭天地之說始見於周禮大司樂他經典所不載也非獨他經典所不載雖周禮亦無之惟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及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兩處分言天地然不言其地與時其言冬至祀天夏至祀地祀天於圜丘祀地於方丘惟於大司樂見之夫大宗伯之職在掌邦禮禮之大者吉禮也禮莫重於祭祀莫大於天地然於大宗伯所掌之三大禮吉禮十有二之中上言昊天上帝而不及后土地祇乃至於

作器之時始言之可見其所行之禮則一而所用以禮神者其器則有兩也況於司服掌王之吉服止有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之文無有所謂后土地祇之服由是觀之合祭天地其神有兩而主祭惟以一人可見矣惟其神之兩故兩其器或以蒼璧或以黃琮或四圭有邸或兩圭有邸惟其祭之一故主祭之人所服之服則一而已然則大司樂之言非歟曰先儒固謂周禮非盡出周公况其所論樂律自相背戾吳澂謂其不經不足信非無徵之言也夫其所論

之樂既不足信則所論之禮又烏可深信哉
禮記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
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於郊
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
臣按祭義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蓋天之為德
至廣至大不可得而見也其所可見者日與月
焉故以日為主而又以月配之尊之以次于天
以為三辰之主而設王宮夜明二壇於郊壇之
側猶王燕飲而主之以大夫王嫁女而主之以
諸侯祭社而配以句龍祭稷而配以棄也

卜郊受命於祖廟作龜於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敎諫之義也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

臣按

本朝之制於未祀之前二月欽天監先擇日以聞蓋古卜法不存而擇于支之吉以代卜也既擇有定日歲前十二月朔

上躬詣犧牲所視牲此後每日遣大臣一員往視次日早朝復命將祭之前先告

太廟遣禮部官檄京都城隍神徧請天下當祀神

祇致齊之日、

上皮弁服御正殿誓戒百官齊之日遣御史點視

各官于齋次仍行南京一體齋戒盖與古人卜

郊獻命之禮若合符節、

祭之日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汜乏埽反道鄉爲田燭

弗命而民聽上

陳澔曰汜埽灑水而後埽也反道剗道路上之土

反之令新者在上也鄉民各於田首設燭照路恐

王行事之早也喪者不哭以下諸事皆不待上令

而民自聽從、蓋歲以爲常也、

臣按今行大禮、有司修理道路、沿途明燎火、是即古人之制、但所謂喪者不哭不敢凶服、尚未舉行、請如古制、

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

陳祥道曰、合周官禮記而考之、王之祀天、內服大裘、外服龍衮、龍衮所以襲大裘也、

萬物本乎天、人生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

也大報本反始也

周諝曰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祀之所配於圜丘者昊天而考之所配於明堂者上帝

祭義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

鄭玄曰主日者以其光明天之神可見者莫著焉

臣按周禮春官肆師以禋祀實柴燎爲祀天神之三禮郊之祭大報天即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而主日配以月則是星辰司中司命風伯雨師皆從祀可知矣但其行禮之際則天子與祭于

上帝而所謂日月星辰之類則分官以行獻耳

說者謂莫尊於天莫重於郊祀精一以饗猶恐誠意之不至豈容混以日神祀之乎夫混以祀之不可也初獻之後遣官而各祀於其壇則非混矣禮行於郊而天神皆降譬則天子行幸而百官扈從所至之國諸侯躬享天子而命其大夫士以分享其扈從之臣因其爵位之高下循其序而秩其禮如日則主之而月則以配準此以爲則而下之未必非禮意也

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

春秋左傳孟獻子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

公羊傳曰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以其祖配、

楊復曰上帝卽昊天上帝未聞有感生之說也、

臣按古者郊祀凡再行正月之郊爲祈穀月令及孟獻子所言是也十一月之郊爲報本郊特牲所言是也我

朝合爲一祀而併於歲首行之禮不煩而可以常行 以上通論郊祀之禮

周禮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牲幣如其器之色、

牧人凡陽祀用騂牲毛之。

禮器祭天特牲

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如繭如栗、犢也

郊特牲帝牛不吉以爲稷也用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惟具、

陳澔曰郊祀后稷以配天故祭上帝者謂之帝牛、祭后稷者謂之稷牛、滌者牢中清除之所也、二牛皆在滌中、若至期卜牲不吉、或有死傷、即用稷牛爲帝牛、而別選稷牛也非在滌三月者不可爲帝牛稷乃人鬼只卜但得具用足矣以上祀天之牲

周禮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謂設巾

吳澂曰鬯者釀秬為酒而芬芳條暢秬如黑黍一稃二米乃天地至和之氣故名之曰鬯而因以名官共秬鬯者直共秬鬯之酒無爵也飾之以布為巾冪而畫黼文也

臣按大宗伯云涖玉鬯表記曰秬鬯以事上帝則是祀天地亦有秬鬯特不用鬱

酒正凡祭祀以灋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五齊三酒共八尊也大祭三貳加酒一尊又副以兩尊

臣按五齊一曰泛齊成而滓浮泛泛然也二曰醴齊醴體也成而

而上下一體滓汁相將也三曰盎齊盎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葱白色也四曰緹齊成而紅赤也五曰沈齊成而滓沈也是五齊用之祭祀不致其味致其祭而已三酒一曰事酒酌有事之酒也二曰昔酒久釀而熟也三曰清酒酒之生者也三酒以飲非若齊之致其義也

禮器大羹不和犧尊疏布鼏樿杓

陳澔曰大羹者大古之羹也肉汁無鹽梅之和後王存古禮故設之亦尚玄酒之意犧尊刻為犧牛之形此尊以麤疎之布為覆鼏樿白木之有文理者杓沃盥之具也

表記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以上祀天禮齊粢盛

易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

詩大雅曰卬我也盛于豆木器以薦菹醢于豆于登瓦器以薦大羹其香始升上帝居歆

臣按凡祭皆以心感神以氣合神者也黍稷必馨香酒徹必芬芳用椒用桂用蕭用鬱金草皆以香氣求神神以歆饗此氣耳由此言之後世襲嶺海之香木以代鬱鬯亦此意其氣之芬馥清遠有非蕭桂鬱金所及者用之以祀神禮所謂以義起歟

郊特牲器用匏陶（瓦器）以象天地之性也。

莞簟之安而蒲越（音活）藁鞂之尚明之也（放上祀天之禮）

詩序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宏深也）密（靜密也）於緝（繼續也）熙。（光明也）單厥心肆其靖（安之）之。

臣　按周頌此章序云郊祀天地蘇軾北郊之議援此序以爲證朱熹以國語證之謂其爲康王以後祀成王之詩無疑且歐陽氏時世論謂此二后者文武也成王者成王也當爲康王以後之詩臣　欽郊廟之詩曰頌者皆一時公卿大夫

與太史氏爲之於郊祀明堂常祭宗廟時歌之而各有所主如烈文主太王清廟主文王執競主武王之類思文之詩則郊祀后稷以配天也我將之詩則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也周人之頌至於諸侯助祭巡守朝會祭告戒農官賚田事莫不有樂歌而獨於天地闕焉且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所以配祭者尚有其詩而於正祭之天帝獨無美盛德之形容可乎

臣竊以爲昊天有成命之詩序云郊祀天地也必無所據也但解者以成王爲成此王業則未

必然爾。或曰朱子謂此詩只說关天、不說地。設使合祭、亦須說及后土。考之經典、惟祭天之名謂之郊、而祭地無其名。如虞書之類于上帝、周禮之禋祀昊天上帝、皆未嘗及后土。豈但此詩哉。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

臣按此郊祀以后稷配天而既奏樂歌也。配祭者既有樂歌、而正祭者豈獨無哉。若以為有所遺亡、則禮莫大於郊祀、不應於其最大者獨失之。臣不揆愚陋、輒取詩序之舊說、載昊天有

成命詩以補之二詩乃成周祀天之樂歌以上祀天

樂章

臣按

本朝惟於大祀殿祀昊天上帝凡所謂天王大一五天帝之類一切革去三代以下祀典之正所僅見也惟道家者流承襲前代之舊因仍未革其所奉祀者乃列昊天上帝於其所謂三清之下又塑上帝像與天皇紫微並列至其所爲上帝稱號又於昊天之下加以金闕於上帝之上加以玉皇夫金玉之爲物滯於形乃世俗之

所貴者、而非大道之所寓也、顧以世俗之所尚者以爲上帝之尊稱、其褻瀆甚矣、且老聃生於周末死有墓及子孫乃人鬼也而躋之天神之上且不可、況上帝乎、唐玄宗宋徽宗本欲尊天而不知其褻天也其後流離困阨禍及生民安知非天之所譴耶

明聖之主、尚其正之不可誘爲異教之徒、曰相崇奉非祀典之所褻也、以上論六天五帝

詩序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孝經子曰孝莫大於嚴父尊敬其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

周公其人也詩以父配天之禮始于周公　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或問朱熹帝即天天即帝分祭何也曰爲壇而祭故謂之天，祭于屋下，故謂之帝、

臣　按古者聖人之於天尊而遠之，故祀於郊而配以祖親而近之故祀於明堂而配以父盖一歲之間而有二祭既於歲首一陽初生之月祭天於泰壇而以祖之有功者配祀，又於季秋萬寶告成之後祀帝於明堂而以宗之有德者配食先儒朱熹引陳氏說謂郊者古禮而明堂者

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哉

聖祖初分祀天地、各爲之壇、其後乃合而祀之、其爲壇于南郊、其上則屋之焉、蓋泰壇明堂爲一也、

列聖相承、皆以

太祖大宗並配、以上諭明堂

漢武帝元光元年行幸雍郊、見五畤、後常三歲一郊、

程頤曰、古者一年之間、祭天甚多、春則因民播種而祈穀、夏則恐旱暵而大雩、以至秋則明堂、冬則圜丘、皆人君爲民之心也、凡人子不可一日不見

漢家六灑淺薄極矣此事不昇書為賈生

父母人君不可一歲不祭天。豈有三年一親郊之理。

臣按三代郊天配祖之禮至於秦無復存者秦襄公始作西畤祠白帝其子孫遂并青黃赤而祀之至漢高帝又立黑帝祠然未嘗親享也文帝賢君也賈生通儒也生親承文帝宣室鬼神之問而不能引經援古以復三代之制文帝始幸雍郊見五時又用新垣平言立渭陽五帝廟而親祠之始親祠矣而猶未有定時武帝元光初始定三歲一郊郊之名雖沿於周而其所行

之禮所祀之神則用方士之說是則所謂昊天上帝曾不得如其所謂太一五帝而高帝乃一代創業之太祖不得配享于天可慨也夫成帝時雖定南北郊然亦不能盡復古之禮而哀平怵於禍福之說南北郊與甘泉五時互為罷復卒無定制

光武建武二年初制郊兆於雒陽采元始故事為圓壇八陛中為重壇天地位其上其外壇上為五帝位其外為壝重營皆紫有四通道以為門日月在中營內南道日在東月在西北斗在北道之西皆別位不

在羣神列中、中營四門外營四門、中營神五星及中宮宿五宮神五嶽之屬、其外營神二十八宿外官星雷公先農風伯雨師四海四瀆名山大川之屬、

臣按西漢所謂郊祀天地者、乃是祀雍五畤、及甘泉太一汾陰之類、皆出于方士祈禱之說、而非古人報本反始之意、高惠不親祠文帝一再行、武宣以求仙成帝以祈嗣、三君者親郊頗多、而其他則領之祠官修歲事而已、古人所謂郊天配祖之意蓋漠如也、光武置郊兆於雒陽、以高帝配祀、始稍復古人祀天之制、雖其采元始

故事、合祭天地、與周禮司樂不合、然而一禮之行、凡所謂六宗山川羣神徧在焉、蓋亦有取於有虞之類周人之旅祭也歟（以上兩漢郊祀之制）

唐玄宗天寶元年二月勑凡所稱享必在躬親其皇地祇宜就南郊合祭、是月十八日親享玄元皇帝于太清宮、十九日親享太廟、二十日合祭天地于南郊謂之三大禮、

臣按有事于郊、必先告祖以配天享侑之意、蓋行祭告之禮、非大享也、自唐人有事上帝、必先親享玄元皇帝于太清宮、親享太廟、然後郊祀

宋人因之乃先郊三月奉謚冊寳於太廟次日薦享玉清昭應宮景靈宮宿太廟既享赴青城嗚呼郊祀之禮見於經者未事之先請祖廟告祭以祀享之故而致齊以致其精明之德然後行事唐宋之世乃用青詞設素饌親享太清宮玉清昭應宮然後親郊宜行禮此何謂哉

宋祖宗皆合祭天地其不合祭者惟元豐六年一郊

元祐詔議北郊蘇軾主合祭從之者五人劉安世主分祭從之者四十人

宋承五代之後屢因郊而肆赦優賞諸軍自后妃以

下至文武官皆得蔭補親屬而又賚賜故人主常以爲難行而止於三歲一郊或過期不行

蘇軾曰古者天子出入儀物不繁兵衛甚簡用財有節惟以齋祭禮樂爲政事歲歲行禮率以爲常自秦漢以來天子儀物日以滋多非復如古之簡易今之所行皆非周禮三年一郊非周禮也郊而肆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蔭補親屬非周禮也自宰相以下至百官皆有賜賚非周禮也

臣按有國者郊祀天地所以修歲事也歲事之

修必歲歲行之上以盡報本之誠下以教臣民之敬非因是以爲利也自秦漢以來所行者多非禮之禮至于宋人乃因大祀之行以爲惠下之利每以費用不敷恐人心觖望而作輟焉祀天之誠安在哉我

值祖郊祀無歲不行凡宋人所謂肆赫儥補賜賚一切革去以上唐宋郊祀之禮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較

八編類纂卷之四十六

大學衍義補

六曹類　禮

宗廟饗祀之禮

易王假有廟致孝享也

虞書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孔穎達曰上日、言一歲日之上也、

臣按此萬世人君祭廟之始、經典所載莫有先於此者、

商書七世之廟可以觀德、

蔡沈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七廟親盡則遷必有德之主則不祧毀故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

盤庚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

臣按享廟以功臣配享三代已有之

周書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

詩序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詩曰於（歎辭）穆（深遠）清（清靜）廟肅（敬也）雝（和也）顯（明也）相（助也）濟濟多士（執事之人）秉文之德對越（於也）在天駿（大而疾也）奔走在廟不顯不承（丕本）無射於人斯（語辭）

臣按頌者宗廟之樂歌大序所謂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周頌三十一篇而以清廟爲之首蓋周之祖考莫盛於文王而文王之德莫重於清廟故禮每云升歌必舉清廟而不及乎他云

詩雝頌有來雝雝(和也)至止肅肅(敬也)相(助也)維辟公(諸侯)天子穆穆(天子之容)於薦廣牡(大牲)相予肆祀(陳也)假(大也)哉皇考(文王)綏(安也)予孝子(武王自稱)

臣按

國家一歲五享

太廟而無有所謂禘祫之制天下藩憲都邑即古
五等諸侯請凡遇
朝覲歲天下布政按察二司及府州縣官來朝
者當歲暮孟春之享皆與助祭之列世異其時殊
雖不能盡如周制是亦古者以職助祭之遺意
周禮大宗伯以肆獻祼音灌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
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
冬享先王
臣按禘者禘其所自出之帝為東向之尊其餘
皆合食於前此之謂禘祫者於大祖之廟合羣

廟之主以食此之謂祫矣徹以肆獻祼爲禘饋食爲祫說者謂於凡行祭皆既祼而獻有爲腥禮既薦而肆有薦熟禮既肆而饋有饋食禮非但禘祫也但四時之祭雖有祼饋然其節文比於禘祫爲略觀孔子論禘六禮而尊以灌言則禘之所重在灌可知矣灌重於禘饋食重於祫各舉所重而言也

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

劉歆曰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爲七七者其正法數可常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

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

臣按昭穆之名、始見於此、前乎此者、商雖有七廟之文、見於書、然未明言其為昭穆也、周雖有穆考昭考之頌、見於詩、然亦並舉以為言、而雖未明言、而昭穆之數隱然在乎其中、周官春並言而昭穆之次、其秩然已有定序、是則昭穆之名、前此已有之、而明著於載籍、則始於此、其夫宗廟有遞毁、而昭穆則一成而不可易、此小宗伯所以為之辨別也歟、

司勳、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司勳詔

之

臣按周書洛誥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君牙曰厥有成績紀于太常而與商書盤庚所謂大享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皆是祀先王而以功臣配享也

本朝配享以中山武寧王徐達開平忠武王常遇春岐陽武靖王李文忠寧河武順王鄧愈東甌襄武王湯和黔寧昭靖王沐英虢國忠烈公俞通海蔡國忠毅公張德勝越國武莊公胡大海梁國武桓公趙德勝泗國武莊公耿再成永

義侯桑世傑、亡二人者配享

太祖以河間忠武王張玉、東平武烈王朱能、寧國

公王真、榮國恭靖公姚廣孝四人者配享

太宗、自中山王以下十二人者、皆武臣也、河間王

以下四人者、其一人姚廣孝文臣也、臣竊覩前代

功臣配享、文武並用、乞下禮官議、請於今開國

元勳中、擇一文臣始終全節者、以配享

太祖高皇帝、又於

仁宗

宣宗

英宗三廟皆加二廟故事推擇文武大臣配享以

成一代崇德報功之典

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

朱熹曰劉歆之說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爲七

文武之廟不在數中蓋周自武王克殷卽增二廟

於二昭二穆之上以祀高圉亞圉遞遷至懿王時

則文王親盡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三穆

之上謂之文世室至孝王時則武王親盡而亦以

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三昭之上謂之武世室

又曰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其制在中門外之

左外爲都宮内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晉博士孫毓議）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爲宗亦百世不遷二昭二穆爲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毁而遞遷昭常爲昭穆常爲穆儀禮所謂以其班祔檀弓所謂祔於祖父者也

臣按漢儒七廟之制有兩說所謂周之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三廟不毁與親廟四而七韋玄成等之說也七者其正數可常數者宗不在此數中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劉歆之說也朱熹以劉歆之說爲是若

從諸儒之說則王者不過立親廟四與太祖爲五其與諸侯五廟又何別乎況商書已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自昔已有七廟矣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

天子犆礿（犆與特同）祫禘祫嘗祫烝

吳澂曰按此春夏祭名是記者之誤礿當爲祠禘當爲禴犆謂各祭於其廟祫謂合祀於祖廟

臣按古者天子七廟天子以一人之身而於一日之間徧行七廟之禮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非獨心力有所不逮亦恐日力有所不給矣

昔季氏以大夫行一祭事日不足而繼之以燭他日子路與祭略其煩文然質明行事猶至晏朝而退夫以大夫行一祭猶且許時況天子乎世儒泥古而不通變因王制此章有禴禘祭名之誤遂以此爲夏殷之祭夫禮合於義適其時斯可行矣尚何殷周之拘況七廟之制商已有之周承殷後已從其廟制之數則其所行之禮安知其不相沿襲哉

本朝歲五祀皆合享於太廟雖不拘拘於古而自與古意合云

月令仲春之月天子乃鮮（當作獻）羔開冰先薦寢廟季春之月薦鮪于寢廟孟夏之月農乃登麥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仲夏之月農乃登黍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孟秋之月農乃登穀嘗新先薦寢廟季冬之月命漁師始漁乃嘗魚先薦寢廟

臣按自古帝王於時祭之外又有薦新之禮蓋事死如事生不敢以人之餘奉神也月令寢廟之說解者率以為二臣竊以謂月令之書雜記秦禮而以寢廟併言無所經見意必宗廟之外別有奉先之所藏其衣冠几杖之類因設為几

筵以奉之如所謂極廟原廟者

本朝於太廟之外設奉先殿於大內每月太常寺進薦新品物送光祿寺供薦即此制也

禮運故玄酒用水為之在室設之室內而近北醴酒之一縮者醆即盎齊在戶設之牖前而近戶粢才細反醍即緹齊在堂設之在堂澄酒即沫齊在下堂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修其祝嘏祝為主人告神之辭嘏為尸致福於主人之辭以降上神在天之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

作造也其祝祝辭號美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殺牲之時取血及毛腥

其俎以牛肉盛於俎熟其殽、醴醆薦血腥時用醴薦熟時用醆以獻薦其燔炙燔肉炙肝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嘉善死者之魂魄是謂合莫以其契合於冥漠之中然後退而合亨合而亨煮之使熟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祥善也此禮之大成也

禮器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君在阼夫人在房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

陳澔曰罍尊夏后氏之尊也犧尊周尊也縣鼓大應鼓小設禮樂之器一以西為上故犧尊縣鼓皆

在西而懸尊與應鼓皆在東也君在東而西酌犧象夫人在西而東酌罍尊此禮交動乎堂上也縣鼓應鼓相應於堂下是樂交應乎下也

太廟之內敬矣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蓋道求而未之得也

陳澔曰洞洞敬之表裏無間也屬屬誠實無僞也勿勿勉勉不已也詔告也牲入在庭以幣告神故云納牲詔於庭殺牲取血及毛入以告神於室故

曰血毛詔於室羹肉汁也定熟肉也煮之既熟將迎尸入室乃先以俎盛羹及定而告神於室此是薦熟未食之前也道言也此三詔各有其位蓋言求神而未得也

臣按以上凡言君者諸侯也夫人諸侯之配也不言天子而天子之禮亦以是爲準亦猶儀禮止言士冠禮而不及天子諸侯卿大夫

郊特牲周人尚臭周人所尚在臭氣灌灌地降神用鬯以秬黍合鬱金草爲之臭鬱合鬯鬯既成和以鬱金之汁臭陰達於淵泉先求諸陰灌以圭璋以圭璋爲瓚之柄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

蕭香蒿合黍稷、取此蒿及牲之脂膋合黍稷燒之臭陽達於牆屋使其氣傍達於牆屋之間故既奠然後焫燒也蕭合羶、膋也薌香也即黍稷凡祭慎諸此。

臣按古人之祭各有所尚虞人尚氣殷人尚聲周人尚臭所謂臭即氣也用秬黍和鬱金香為鬯酒灌地以求神是以臭而求神於陰取香蒿及脂膋與黍稷燒之使其氣旁達於牆屋是以臭而求神於陽蓋假品物芳薌之臭以通神明薰蒿之氣

詔告白也祝於室取牲之膟膋燎於爐炭而告神也坐尸於堂清廟之後門堂

(尸西南面也)用牲於庭，升首於室。直祭(正祭)祝于主，索(求也)祭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乎？祭于祊，尚曰求諸遠者與。

陳澔曰：直祭，正祭也。祭以薦熟為正，正祭之時，祝官以祝辭告於神主，如云薦歲事于皇祖伯某甫也。祊有二：一是正祭時設祭于廟，又求神于廟門之內，詩云「祝祭于祊」是也；一是祭之明日繹祭也。廟門謂之祊，設祭在廟門外之西旁，故名為祊也。求索其神靈而祭之，則祝官行祭于祊也。

臣按：古人之祭所以求感格于神靈者，非止於

正祭之時及行禮之所而已、祭之日、既設祭于廟門之內、祭之明日、又設祭于廟門之外、所以求而索之者、惟恐一時之或間一處之或遺也

祭義、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

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illegible]

爲齊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

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

陳澔曰。如欲色然。言其想像親平生所愛之物。如見有欲之之色也。

臣按

本朝每遇

列聖忌日先期太常寺官奏知遣官於各陵行禮

至日

上服淺淡服視朝蓋得古意也

祭統夫祭有餕餕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餕之是已

劉彝曰祭畢而餕餘是祭之終事也必謹夫餕之禮者愼終如始也

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

之

方愨曰此禘也以其非四時之常祀故謂之間祀以其及祖之所自出故謂之追享以其比常祭為特大故謂之大祭以其猶事生之有享焉故謂之肆祼獻名雖不同通謂之禘也

春秋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

楊復曰大合毀廟與未毀之主祭于太祖之廟

臣按祫者先王於歲事外三年則一行大祫禮

太祖正東向之位凡毁廟未毁廟之主皆與焉蓋宗廟之祭最大者禘也其次則大祫焉謂之大祫則此四時之祫不陳毁廟之主者小矣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說出於禮疏經無明文先儒所不取然此宗廟大禮考之經傳並不著其行禮時月姑從之以爲準不然則是禮何由以行

國語楚語曰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

韋昭曰日祭於祖考月祭於曾高時類及二祧歲祀於壇墠

臣按日祭月享時類之禮蓋行於寢廟者非太廟之常禮也漢時宗廟在郡國及京師各居陵

旁立廟并爲七十六所又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歲二十五祠原廟十二祠有閏加一祠歲祀上食二萬四千五十五則失之煩雜褻瀆

朱熹曰漢承秦弊不能深考古制諸帝之廟各在一處不容合爲都宮以序昭穆貢禹韋玄成匡衡之徒雖欲正之而終不能盡合古制旋亦廢罷後漢明帝又欲遵儉自抑遺詔無起寢廟但藏其主於光武廟中更衣別室章帝復如之後世遂不敢加而公私廟皆爲同堂異室之制自是以來更歷魏晉隋唐其間

非無奉先思孝之君據經守禮之臣而皆不能有所裁正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孫子而更僻處於一隅既無以見其爲七廟之尊羣廟之神則又上厭祖考而不得自爲一廟之主以人情論之則生居九重窮極壯麗而沒祭一室不過尋丈之間其或無地以容鼎俎而陰損其數孝子順孫之心宜亦有所不安矣

臣竊以謂宜如周人宗廟都宮之制七廟各爲一室太祖之廟居中分爲三昭三穆其中有功德者別出之以爲世室如劉歆之說兄弟相繼者名爲一世而各自爲室每歲四祭如周禮所

謂祠禴嘗烝者春祠則犆祭夏秋冬則祫祭如王制之說春祠每歲孟春自初一日齋戒爲始四日祭太祖廟明一日祭一廟前一日省視祭畢卽繹歷十有四日徧七室每室各祭則羣廟之主各得自伸其尊而不厭於太祖矣至於夏之禴秋之嘗冬之烝則先期各於其廟告以時祫之意至日各迎其主祫食於太祖之廟而已祧者不與焉則主祭者不勞而行之不難矣所謂大祫大禘者說者謂五年一禘三年一祫非古制大儒程顥有言立春祭先祖冬至祭始祖

朱熹謂先祖之祭似祫、始祖之祭似禘、二儒之言揆之於義而合、推而上之、似亦可行、請於每歲立春之日、行大祫禮、凡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之廟、大禘之禮則於冬至之日行之於始祖之廟、而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焉、後世人主多是崛起、未必皆如三代世系有所據依、功業有所積累、所謂始祖者、創業之君也、始祖所自出之帝、據其所可知者也、請以宋朝爲比而即光宗之世論之、所謂始祖者、太祖也、太祖者、宋創業之君也、太宗仁宗

二帝亦功德不祧以爲兩世室神宗哲宗徽宗
欽宗高宗孝宗六室爲親廟前此順翼宣三祖
眞英二宗皆在三昭三穆之外親盡而祧所謂
僖祖者太祖之高祖開國之初即追封以爲親
廟其所知者止此自此以上更不可考是爲太
祖所自出之帝宜別爲一廟以藏其主而以順
翼宣三祖祔其中遇行禘禮則請僖主出就太
祖之廟祀之而以太祖配焉順翼宣三祖配食其左太祫
則太祖正東向之位而凡毀廟未毀廟之主皆
合食於太祖如常儀如此則太祖名號既與廟

相稱而亦不失其所以追王崇祀僖祖之心矣宋人以僖祖正東向之位以爲太祖然宋之太祖乃是進陞帝與廟議不相協祧去僖祖不祭則又失太祖事亡如事存之心若夫祭天饗帝則惟以太祖配焉

漢明帝永平元年正月帝率公卿以下朝于原陵如朝會儀

臣按此後世帝王上陵之始夫感雨露霜雪之變與思慕感念之誠行展省拜謁之禮不忘其體魄之所存恒若其音容之如在亦孝子一念愛親不忍死之之誠有不容已焉者明帝此舉

亦不為過但因時序流易感時追慕率臣下以行禮可也乃如元會儀奏樂郡國奏計言民疾苦何哉明帝之意豈非不忍死其親而以生事事之乎噫聖人之孝謂事死如事生者蓋謂宗廟享祀之禮耳豈謂朝廷之上凡生時所事之事邪

宋志古者無墓祭秦漢以降始有其儀至唐有清明設祭朔望時節之祀進食薦衣之式五代諸陵遠者令本州長吏朝拜近者遣太常宗正卿或因行過親謁宋初春秋命宗正卿朝拜安陵以大牢春祠乾德

四年始令宮人詣陵上冬服其後定制春秋仲月遣太常宗正卿先齋三日牲用少牢一獻

臣按漢初天子雖不躬行然奉常屬官有寢園令長丞又有園郎寢郎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丞相以四時行園光武自建武六年至二十二年凡三幸長安皆有事于十一陵則固躬詣陵行禮也但未立定制爾唐開元禮有天子上陵儀注又歲有清明設祭朔望時節之祀宋又行於春秋歲以爲常我

朝上陵之禮歲凡三舉焉清明也中元也冬至也每遇行禮文武諸司各遣官一員而以親王或駙馬都尉主祀事天下無事天子於清明日亦時或一行其忌日則惟遣駙馬而百官不與焉其或藩王有來朝者亦許拜謁孝陵在南京內外臣僚有事經過者必先拜謁否則有罪

國家常祀之禮

周書召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臣按六經言社始於此

詩大雅緜之詩曰廼立冢土戎醜攸行

朱熹曰冢土大社也大王所立而後因以爲天子之制也戎醜大衆也起大事動大衆必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

詩序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良耜秋報社稷也

臣按社與稷並言始見於此

周禮地官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謂壇與堳埒也）而樹之田主（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

小司徒凡建邦國立其社稷

封人掌詔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令社稷之職

州長各以歲時祭祀州社

臣按此一州之祭也後世命郡縣祭社本此

春官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

若大師則帥有司大祝也而立軍社奉主車

禮記王制諸侯祭社稷

天子社稷皆大牢牛羊豕也諸侯社稷皆少牢

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

臣按此一里之祭也後世命民主里社本此然郊特牲祭社用甲日而不言用戊日戊者土之氣也因土氣以祭土神當用上戊爲是況所謂元者非但訓善也亦有首始之義謹考官歷春秋二社皆在仲月臣竊以爲官府祭社宜用仲月上戊而里民所祭者當用官曆所定社日爲宜又往往見有司祭社偶遇春秋二仲月之上旬丁在戊後必先釋奠而後祭社吁豈所用上戊哉秋之爲言次序之謂也周禮肆師以歲時序其祭祀正謂此爾況社稷大祀先師中祀自

當循其次序

郊特牲而社稷大牢

方慤曰郊用特牲而召誥言牛二者兼稷牛言之耳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牖下答陰之義也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

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而國主社示本也

祭法王爲羣衆也姓立社曰大泰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

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

臣 按社以祀土神稷以祀穀神而配以人尚矣祭法謂祀后土以爲社而春秋傳則謂句龍爲后土蓋后土掌水土之官。句龍嘗居是官一以人名一以官名也鄭玄謂句龍以有平水土之

功配社祀之稷有播種之功配稷祀之非謂鄭
祀之以爲社爲稷也
本朝內設大社、外則　親王之國布政司若府
州縣皆有社稷之壇、春秋二仲以上戊日致祭
其大社也則列於大祀
天子親祭而以
太祖太宗並配、
周禮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
賈公彥曰實柴實牛柴上也、星謂五緯、辰謂日月
所會十二次、

典瑞圭璧以祀日月星辰、

禮記月令孟冬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

鄭玄曰天宗謂祭日月星辰也、

玉藻天子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

陳澔曰朝日春分之禮也東門謂國門、

祭法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

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於東

祭月於西以別外內以端其位、

春秋昭公元年左氏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

不時於是乎禜之、

臣按古者日月星辰各爲壇坎而祭遇雪霜風雨之不時則又禜之前代則於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爲大祀天子躬行焉

本朝郊祀天地設爲四壇而遣官分獻於

大祀殿之前（以上祭日月星辰）

大宗伯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

鄭玄曰槱積也積柴實牲體焉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風師箕雨師畢也

天府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

鄭玄曰司民軒轅角也司祿文昌第六星或曰下能與台也

小司寇孟冬祀司民獻民數于王

臣按祀司中司命司民司祿註疏謂四者皆星也而飌師雨師亦以爲星焉葢以洪範星有好風星有好雨好風箕宿也好雨畢宿也臣竊以謂人間有此物則夫蒼蒼之表必有所以司之者大而天天則有帝次而五行有此質則有此氣有此氣則有此神陰陽不測之謂神祀之以神必指爲某星則執泥矣如後世所祀之雲雷

則又指何星以主之乎、

本朝郊祀既以設星辰二壇於上又有風雲雷雨之壇則亦不以風雨爲星也、

祭法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

臣按一歲之間古者各因其時而致其祭隨其候而行其禮、

本朝於春秋二時祭太歲之神及四時月將之神蓋以四時之首合於太歲而四時之令分於月將其亦祭時與寒暑之遺意歟、

唐天寶五載詔曰發生振蟄雷爲其始畫卦成象威

物效靈氣實本於陰陽功先施於動植今雨師風伯
久列於常祠惟此震雷未登於羣望其已後每祀雨
師宜以雷師同壇

臣 按此後世祀雷之始周禮有風師雨師漢以
丙戌日祀風師於戌地以巳丑日祀雨師於丑
地宋人兆風師於西郊祠以立春後丑日兆雨
師於北郊祠以立夏後申日兆司中司命司祿
於南郊祠以立秋後亥日以雷師從雨師之位
以司民從司中司命司祿之位皆各壇爲祭未
嘗合而爲一

本朝於風雨雷之外又加以雲合而爲一壇以
從獻於　郊　天大祀又爲壇於郊壇之西每歲
仲秋
天子又躬祀焉其與並祀者太歲及五嶽五鎭四
海四瀆之神而以京畿山川四季月將京都城
隍從享所謂太歲月將城隍與夫風雨雷師之
外而加以雲皆前代所未嘗祀者也此皆出自
我
聖祖之獨見神斷其視前代所祠九宮貴神之屬
蓋有間矣然雲興而雨霈既祀夫雨而獨遺於

雲可乎時形於兩間者既已享祀而流行於四時以司民與作耕作之候者而無其祭可乎名山大川遼絕於千萬里之外者既皆入於望祀而

宸居所涖之地六宮百司三軍百姓之所居止者反遺之可乎

聖祖之見所以卓越千古非獨人蒙其至治之澤而凡冥漠之中有薰蒿之感者亦莫不咸受其賜焉嗚呼至哉以上祭風雲雷雨之神

舜典望于山川

周禮大宗伯以血祭祭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

山林曰貍川澤曰沈

小宗伯之職兆五帝于四郊四望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從其方

司服王祀四望山川則毳冕

大司樂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鐘舞大夏以祭山川

臣按

本朝郊壇之外既各為壇以分祭五嶽四鎮四瀆四海又於郊壇之右為壇以專祀之初春

大祀則從享於天地仲秋報祀

天子乃躬獻於其壇焉是則所謂四望之祭也又

列　南京鍾山之神　北京天壽山之神與之

同壇而祭所謂山川之祭也又於凡天下府

州縣既立山川壇總祭其一方之山川又表其

山林川澤之有名者以專祀之使有司躬涖其

所在祀焉

月令孟春之月乃修祭典祀山林川澤

仲冬之月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

泉

少儀曰名源者、江源出於岷山、河源出於崑崙、淮源自桐栢、泗源自沇水之類、淵澤者、水之所鍾而息者也、井泉者、汲而之無窮者也、

季冬之月、乃畢山川之祀、

禮器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

陳澔曰惡池并州川之大者、河之從祀也、配林林名泰山之從祀也、

學記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

臣按鄭司農解周禮四望、以爲日月星海、鄭玄

謂禮無祭海之文、考周頌般序及觀學記、謂三王祭川先河後海、則是海之祭、三代已有矣、烏可謂無祭海之禮乎。中國之地、在三代不出九州之外、惟揚徐青冀四州濱海而已。四海惟東北濱中國、而南海北海則越在荒服之外、自漢以後南越始入中國而有南海、然西海竟不知所在、故今祀東海于登州、祀南海于廣州、二祀皆臨海而祭。西海則望祀于蒲州。北海則望祀于懷慶。夫宋都卞梁、而懷慶在其北、是時失幽燕、而以白溝河為界、無緣至遼薊之域、出國門

而北望以祭之可也
國初都金陵因之以祭亦不為過若夫今日建
都于燕往南而祭北海豈天子宅中以臨四海
之義哉且古謂青州為北海郡青去登不遠猶
以是名今
京師東北乃古碣石淪海之處於此立祠就海
而祭於勢為順於理為宜況今北鎮醫無閭山
在於遼海山既可以為北鎮川獨不可以為北
海乎若夫中國之正西在於秦隴西南則蜀稍
南則滇也滇之極西百夷之外聞有大海通西

南爲夷此地在前代未入中國今既爲羈縻之

地則王化之所及也宜於雲南望祀之如此則

海之祀皆在吾域中矣

春秋僖公三十有一年夏四月猶三望

公羊傳曰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

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内者則不祭也三望

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曷爲祭泰山河

海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

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唯泰山耳河海

潤于千里

公六年楚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諸侯望祭境內山川江漢雎漳、楚之望也、

劉邵曰五嶽者何謂也泰山東嶽也霍山南嶽也武帝以衡山遠以霍山代之華山西嶽也常山北嶽也嵩高山中嶽也五嶽何以視三公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歛雲雨焉施德博大故視三公四瀆者何謂也江河淮濟也四瀆何以視諸侯能蕩滌垢濁焉能通百川于海焉能出雲雨千里焉為施甚大故視諸侯也山川何以視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雲雨為恩多然品類以百數故視子男也

漢宣帝神爵元年詔太常曰夫江海百川之大者也今闕焉無祠其令祠官以禮爲歲事以四時祠江海雒水祈爲天下豐年焉

臣按後世祀海始於此

隋制祀四鎭東鎭沂山西鎭吳山南鎭會稽山北鎭醫無閭山冀州鎭霍山

臣按鄭玄註周禮四望有五嶽四鎭四瀆後世祀典止有五嶽四瀆而無四鎭至是始祀之而又以冀州霍山爲中鎭是爲五鎭

國朝洪武三年

太祖皇帝詔畧曰永惟爲治之道必本於禮考諸祀典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朕思之則有不然夫嶽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于今英靈之㑹皆受命

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爲甚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合命依古定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之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

臣按我

聖祖此詔可謂考諸三王而不繆質諸鬼神而無

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一滌千古之繆臣知
上帝在天之靈必有以簡在於冥冥之中而山川
鬼神亦莫不各受其職矣百年以來雨暘時若
物阜民安
國祚萬年之靈長端有在於茲矣以上山川之祀
國初承前代之舊洪武元年皆加以封爵府曰公
州曰侯縣曰伯三年
詔革去封號止稱某府某州某縣城隍之神是
年六月二十一日又降
旨各處城隍廟屏去閑雜神道越二日又降旨

命各府州縣城隍廟宇俱如其公廨設公座筆硯如其守令造爲木主毀其塑像舁置水中取其泥塗壁繪以雲山其在兩廡者亦如之

京師既以其神祔享于山川壇又設爲廟宇

命京尹主其祭府州縣者守令主之新官到任則俾其與神誓按周禮有司民之祭今

國初詔封其神爲鑒察司民意或有取於此歟

制詞有云明有禮樂幽有鬼神蓋置守令以治民生於昭昭之際設城隍以司民命於冥冥之中而加之以鑒察之名而又俾有司到任之初

特與神誓蓋又付之鑒觀糾察之任使有民社
者不敢以非理厲吾民也我
聖祖主典神人兼用禮樂鬼神以爲治幽明之間
各受其職其所以克相
上帝能綏萬方者至矣哉城隍與山川皆土地之
屬也　國家祭祀以附之山川故此以附之山
川之祀之後云以上城隍之祀
詩大雅皇矣詩曰是類是禡
朱熹曰類將出師祭上帝也禡至所征之地而祭
始造軍法者謂黃帝及蚩尤也

春秋莊公八年春王正月甲午祠兵

公羊傳曰祠兵者何出曰祠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

謹按此經傳言祠兵之始先儒謂何氏解祠兵有二義一則祠其兵器後世祭旗節始此一則殺牲享士卒後世犒賞士卒始此

禮記王制天子將出征禡於所征之地

鄭玄曰禡師祭也為兵禱

唐百官志節度使辭日賜雙旌雙節行則建節立六纛入境築節樓迎以鼓角宋朝有六纛旌節門旗受

賜藏之公宇私室號節堂朔望次日祭之號衙日蓋
有旌節則有神祀
臣按後世六纛之名與祀始見于此此言旗纛之祭
周禮太宗伯以血祭祭五祀
司服王祀五祀則希冕
曲禮天子諸侯大夫祭五祀歲徧
臣按周禮儀禮雖有五祀之名而無其目月令
所謂門行戶竈中霤白虎通則無行而有井漢
及魏晉以來皆祭井不祭行自鄭玄有凡祭五
祀於廟之文隋唐以來皆以時享祖宗時幷祭

之、

本朝於四孟享太廟、各祭其一、於春祭戶、夏祭竈、秋祭門、冬祭行、幷季夏土旺日、祭中霤、又於歲暮享廟、命官兼祭五祀、蓋本月令臘享五祀也、

又每遇

親王來朝之國、皆設祭於

承天門外、雖曰門祭、然卽古人軷行之祀也、是則

本朝五祀、蓋兼用月令白虎通之文歟、以上五祀之祭

祭法、王爲羣姓立七祀、五曰泰厲、諸侯爲國立五祀

五曰公厲大夫立二祀一曰族厲

鄭玄曰泰厲者謂古帝王無後者也此鬼無所依歸好爲民作禍故祀之也公厲者謂古諸侯無後者諸侯稱公故曰公厲族厲者謂古大夫無後者鬼也族衆也大夫衆多其鬼無後者衆故曰族厲

春秋左氏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以上厲祭

禮記郊特牲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司百穀之稼之神以報嗇報其教民稼穡之功也饗農古之田畯有功於民者及郵郵亭舍表畷標表田畔相連畷處造爲郵舍

田畯（督耕者）居以禽獸（謂貓虎）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為貓虎尸也而迎之）祭坊與水庸（坊隄也蓄水亦以障水庸溝也受水亦以洩水）事（為農事之洩）也曰（祝辭）土反其宅（土安則無崩圮）水歸其壑（水歸則無泛濫）昆蟲毋作（謂螟蝗之屬起也）草木歸其澤（不得生耕稼之土也）

臣按八蜡之名鄭玄所敘者有昆蟲而無百種張載謂昆蟲不當祀而以百種足其數陳祥道則以貓虎為禽獸一切觀下文所謂主先嗇祭司嗇祭百種祭[illegible]水庸饗農及郵表畷禽獸曰

主曰祭曰饗、其文各不同、蓋主者以之爲主司
嗇與司穀種及坊與水庸之神、則所致祭者焉、
然所以主其祭者則先嗇也若夫田畯之官及
郵表畷督耕之處與夫食鼠食豕之禽獸、則有
功於稼穡者故從而索饗之也所謂迎貓爲其
食田鼠迎虎爲其食田豕所以釋其饗禽獸之
故、則陳氏以迎貓虎爲禽獸者是也、然禽獸
不止貓虎、凡食爲、除所以害稼穡者皆在其中
矣、所謂昆蟲者特見祝辭中語昆蟲祝其毋作
者恐其起而害稼也、其不當祭明矣、八蜡之名、

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旣蜡而收民息已故旣蜡君子不興功

雜記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

臣按

本朝於古祀典所當舉者未嘗或廢惟於蜡祭闕焉蓋此祭也與籍田相爲始終當夫東作方興之始旣舉籍田之禮以祀先農於春而以帥

先農民以興其務本之心則夫百穀告成之後載舉大蜡之禮以祀先嗇于冬而以勞來農民以報其勤動之苦

延陵顧季亨會通父校